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课（公共课）示范教材

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本科
试用本）

教育部社政司组织编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8

B0-0

C48-a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课(公共课)示范教材

教育部社政司组织编写

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

(本科试用本)

主 编 陈先达

副主编 杨 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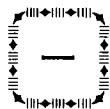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重视哲学教育。在西方，哲学课已成为面对全校各专业学生的选修课。这说明西方教育界和知识界中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哲学对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维水平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重视哲学教育。在中国，启蒙教育和哲学教育几乎是同步的。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三字经》、《幼学琼林》既是识字教育，又是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初步启蒙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与中国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和哲学教育相结合是密切相关的。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在具有丰富遗产的中国哲学领域又多了一支生力军。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全国胜利之后，我们

党在重视弘扬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积极成果的同时，特别重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规定为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这不仅决定于我们教育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性，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马克思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时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句话，对于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都是真理。

重点问题 ▶

- 哲学基本问题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
- 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基本特征。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家的事，它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有些人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有些人没有原则，见风使舵，有利就行……他们可能不知道甚至没有听说过什么唯心主义，什么实用主义，可他们办事想行为的方式和思想方法自发地倾向这种哲学。恩格斯在批评一些力图否定哲学的自然科学家时说

过，“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整脚的哲学家的最整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但每个人都离不开哲学。区别只在于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系统的还是零碎的，理论的还是经验的。

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尽管古今中外不少哲学家在研究哲学，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也离不开哲学，可究竟什么是哲学至今仍争论不休。在所有哲学问题中“什么是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极难的哲学问题。

这并不奇怪，因为哲学涉及自然、社会、思维领域，包含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哲学家可以因为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强调哲学的不同方面。例如，在古代希腊罗马，自然哲学处于支配地位，哲学因此被看成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在古代中国，则强调对人生和道德的研究，哲学因此被看成是关于人生和伦理的学说；欧洲中世纪把哲学看作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学说，而近代哲学家如英国的洛克和德国的康德，则把哲学看作是关于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学说；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人本主义把哲学看作是关于人的学说，而流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则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是对命题进行语言和逻辑的分析。究竟什么是哲学，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因此，要弄清什么是哲学必须把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和哲学的本质区分开来。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存在哲学问题，无论是自然、社会、思维领域，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至社会领域各学科中都存在哲学问题，但我们不能仅仅在哲学涉及的问题中而应该在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中探求哲学的本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哲学和具体科学不同。各门具体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自然或社会领域中的某一方面为对象，而哲学以整体的世界为对象，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宏观性总体性把握。任何一门具体科学，甚至全部具体科学的总和，都不能代替哲学，因为实证科学的总和仍然是对世界的实证知识，而哲学是以对这些知识进行概括、总结和再思考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因此，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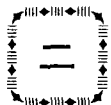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不能把世界观理解为“观世界”，把哲学仅仅归结为世界的图景问题，归结为人站在世界之外来把握世界的本性问题，而把人排除在世界之外。自从人类出现以后，我们所说的世界是包括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等，都是世界自身包含的现实关系。因此，哲学作为世界观不仅要探求世界的客观本性和普遍规律，而且必须探求人自身以及人同世界的关系，探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途径和普遍方法。

正因为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它不是表现为某一种领域的某种具体知识，而是对包括社会和人生在内的世界的宏观把握，因而表现为一种智慧。哲学这个词源自希腊语的“philosophia”，意思是“追求”（philein）和“智慧”（sophia）。19世纪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用中国的哲学二字表述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中国晚清学者黄遵宪把流行于日本的这一译名引入中国，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把哲学这种学说称为“爱智”，即对智慧的追求，就内在地包含着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

哲学智慧不同于实证知识。知道 $1+1$ 等于 2 是知识，知道 1 中包含两个 0.5 是知识，知道一个苹果可以切成两半是生活知识，可是从中得出“独中有对”、“凡物莫不有对”，即一中包含二而且一可以分为二，这就是智慧。知道白马也是马这是知识，

也可说是常识，而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则是智慧，因为它以诡辩的方式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1.7米比1.6米高，这是知识，1.8米比1.7米高也是知识，可从中得出世界万事万物的高矮长短是相对的结论，这就不是量的知识，而是一种关于事物区别的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的哲学智慧。当然，哲学不能离开科学知识，它来源于知识，但又多出于知识，是对知识中存在的普遍规律和意义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是很发达的，先秦的诸子百家、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以及明清之际的哲学思想，都是中国哲学的辉煌成就。中国著名哲学家很多，传世之作也很多，因而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也是无与伦比的。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说是一本智慧大全，它阐发了许多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智慧。尽管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哲学不同，并不是直接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但它并不是纯粹的思辨，并不是面壁虚构的产物。从《道德经》可以看出，哲学智慧来自对道即客观规律的体悟，天道是宇宙规律，人道是社会和人生规律。人自身所达到的智慧水平与人对天道、人道的把握是相互依存的，而所谓对天道与人道的把握，实际上都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和人的生活经验的哲学升华。因此，哲学不能脱离自然科学，也不能脱离人的生活实践。离开科学，离开人的生活实践的所谓哲学智慧就是“假（假话）、大（大话）、空（空话）”。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

哲学作为世界观包含许多领域（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

许多方面（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贯穿各个领域和方面，决定整个哲学体系性质，并对解决各种哲学问题具有支配作用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哲学基本问题。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曾经讲到过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但鲜明而完整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名著中，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并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② 这是关于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看，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的论断，是以理论的方式浓缩地再现了哲学发展的历程。

人类的哲学观念首先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开始的。在远古时代，人们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提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既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更不知道梦的本质，他们认为思维和感觉不是人们身体的活动而是由暂时寄居身体之中的灵魂支配的，而梦是灵魂暂时离开肉体。这种关于灵魂对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实际上是人类对精神与物质何者是本原问题的最初思考。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开始产生了系统的哲学思维。哲学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3页。

② 同上书，225页。

上文明舞台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这种学说的本质就是以哲学的形式探讨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西方从16世纪开始，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发生重点转移，即由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转向第二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各门知识的进步，把认识论的问题推到哲学的前台。培根、洛克、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人物康德，从各种不同角度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尽管在古希腊罗马、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都有过关于认识问题的哲学论述，但认识论处于突出地位，还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之后的事。这说明哲学的发展应该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要求。

从理论上讲，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在历史长河中可以发生研究重点转移，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任何一种哲学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这两个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

物质世界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可是要得出这个论断必须通过人们的意识。人们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才能确凿地证明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为了证明它不依存于人们的意识，首先要它进入人的意识；要证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首先要将意识放在首要地位。如果物质世界不进入人们的实践和认识领域，那它就是永远处于彼岸世界的神秘的“自在之物”。如果不通过人的意识，就无法说明为什么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由此可见，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正确解决，有赖于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但同样重要的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正确解决，又离不开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科学解决。例如，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都可以是可知论者，但它们对认识的对象、来源和认识

的本质的看法可以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因此承认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把认识看成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则相反，它们把精神、思维看成本原，必然把认识看成是精神的自我认识，认识似乎不是反映客体而是建构客体。例如，在黑格尔看来，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即绝对观念。可见，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看成是互不相关、各自独立的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并不神秘。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无时无刻不重复出现的问题。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是人作为主体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的活动不是动物本能式的活动。没有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任何认识和实践活动都不可能发生。所以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人的实际活动中的基本问题，而且首先是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是对人的实际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人与世界关系本质的哲学升华。也正由于这一点，哲学才能发挥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作为哲学范畴明显具有西方哲学的特点，但不能由此而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用以表现哲学基本问题的方式和范畴各有其特点。例如，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关系、名实关系、理气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心物关系，就具有哲学基本问题的性质。中国哲学中围绕理气、形神、知行、名实、心物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无论古今，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基本派别的唯一标准，是它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不同回答。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

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这一划分标准的确立，使我们能透过派别林立、各种体系相互交替的现象，把握住哲学发展的规律。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它们只能在哲学意义上，即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第一性的意义上使用。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说唯物主义是重物轻人的物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唯物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唯物”，是就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第一性时所奉行的哲学路线说的。所谓唯物，是指它们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而不是就人与物的关系说的，就人在世界中的地位而言，唯物主义哲学完全可以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文艺复兴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往往又是人道主义者，就是很好的例证。至于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爱财、吝啬、贪婪、牟利，简而言之，即一切满足感官需求，追求个人私利的齷齪行为，完全是误解和曲解。这种曲解至今在西方仍然存在。它们把唯物主义说成是物质主义，只重视物质生活，轻视价值，轻视精神生活，其结果是，贪婪、非正义、两极分化，无休止地追求财富和享乐。这样，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至生态环境的恶化统统都被归到唯物主义名义之下。这无非是要扭曲唯物主义的形象，贬低它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说唯心主义是重物轻人，追求社会道德信仰的理想主义，这同样是曲解。唯心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唯心”，同样是就其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何者第一性时所奉行的路线说的。唯心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因为有理想、有信仰，而是因为它否定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24页。

的物质性，以各种方式宣扬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就信仰和理想而言，唯心主义者中固然不乏为理想而献身的人，唯物主义者同样如此。法国唯物主义者就是很好的例证。恩格斯说：“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①可见，是否抱有理想和信仰，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分绝不相干。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形态。

唯物主义的第一种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它的产生与发展延续很长，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罗马都存在过这种唯物主义学说。它们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并力图从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实物中寻找世界的本原。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古希腊罗马关于水、火、气是世界本原的学说都属于这类。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往往和朴素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对世界抱有整体观念。

唯物主义的第二种形态是机械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17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经过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到19世纪上半叶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都属于这一类。这种唯物主义以自然科学为依据，对唯物主义的论证比起朴素唯物主义有许多进步，但缺乏古代那种把世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以及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是它的主要缺点。

唯物主义的第三种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有时称它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科学的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2页。

它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的弊病，建立了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包括自然和社会领域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形态。

从整个哲学发展史看，唯物主义形态的更替总的说来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① 中国哲学最早的形态是朴素辩证法与朴素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形态。中国哲学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经历一个机械唯物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期，但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思维产生了新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在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同样是向上的、前进的。

唯心主义可以区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唯心主义的特征，是把人的感觉、观念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如宋代的陆九渊宣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在西方，18世纪英国的贝克莱鼓吹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马赫倡言“世界是感觉要素的复合”。主观唯心主义必然导致只有自我才是唯一存在的“唯我论”，走入与科学不相容的死胡同。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某种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变为独立自存的客观存在，并把它作为世界本原和万物创造者，如宋代朱熹鼓吹的“理”、古希腊柏拉图主张的“理念”，以及黑格尔提出的作为全部存在基础的“绝对观念”，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典型。

唯心主义形态的变化在当代最大的特点，就是越来越主观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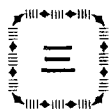
心主义化。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愈益显示出客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可也日益显示出主体和主体性的重要性的力量。因此唯心主义往往利用这一点进行投机。当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着力于宣扬人的意志、欲望、直觉，夸大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当代宗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也说明这一点。当代西方宗教越来越不强调上帝的实体性，不强调上帝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是强调上帝代表爱，上帝就在我心中。也就是说宗教越来越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

全部哲学中始终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同时哲学发展中也交织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围绕着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所形成的。问题在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离不开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始终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相结合的。历史上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也存在过辩证的唯心主义；存在过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也出现过具有辩证思维的唯物主义。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使我们对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区分与评价应该采取有分析的态度。从哲学路线看，唯物主义比唯心主义进步、比唯心主义正确。可具体到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则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辩证的唯心主义者可能比一个形而上学、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对人类贡献更多的智慧。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就是杰出的例证。但这不能成为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正确的根据，因为那些伟大的唯心主义者的贡献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唯心主义，而是由于其中包含的卓越的辩证思维能力。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两种哲学，是两种世界观。作为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的信奉者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受唯物主义规律

支配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唯心主义规律，只存在唯心主义的哲学。唯心主义者也是用大脑思维，他们的思维同样受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个规律的支配；他们可以无限夸大意识的作用，然而在实际上仅凭思维和想象能力连一根稻草也举不动。唯心主义只是一种哲学观点，而不可能是客观事实。但不能因此说唯心主义者是事实上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能在哲学路线上使用，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反之，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可能变为一个主观主义者，口头上的唯物主义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屡见不鲜的。一些人平时讲唯物主义，可一到触及自己切身利益时就不实事求是。有的人有病不愿检查，讳疾忌医，好像病是查出来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还有的人年老时转向宗教，特别是快死时希望有来世、有灵魂、有天堂。可见，做一个唯心主义者容易，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难，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更难。我们要从理论到实际都能坚持唯物主义，必须经过艰苦的实践和学习。



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哲学在文化中的地位

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说，“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赞同黑格尔这个深刻见解。马克思在发表于《莱茵报》的文章《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中强调，“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

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恩格斯也说，“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②。这说明，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哲学离不开它借以产生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阶级社会中，哲学还具有阶级性。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哲学使用的普遍范畴和概念往往造成哲学只是在精神王国中驰骋的假象。实际上，从哲学体系产生的背景，以及它的内容和价值取向看，哲学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外表如何抽象，都离不开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爱憎的平静的苦思冥想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在时代要求明显地或隐蔽地推动下的一种追求，即以哲学的方式来解答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问题。

因此，尽管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仅仅属于他个人。康德哲学不止是康德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他的时代。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制约的。法国启蒙哲学的明快泼辣，德国古典哲学的艰涩隐晦，离开它们的时代背景是无法理解的。

全部哲学都依存于各自的时代，但其中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骄子，也可以是时代的弃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120、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1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以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是反映了时代的哪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它符合时代的进步要求，抓住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用背对着自己的时代的哲学是僵死的经院哲学；对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哲学家是空头哲学家。一个哲学家越有才华和贡献，他就越是依存他的时代并反映他的时代，用哲学为他的时代的进步服务。

正因为哲学依存于时代，所以哲学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哲学史。哲学有历史，意味着哲学是变化的，是哲学体系不断更替的过程。历史上不少哲学显学，曾经红极一时但不久又逐渐衰落成为历史陈迹。科学永远是不完整的，每解决一个问题又会在已解决的问题中出现十个问题。哲学也是如此，它同样要发展、要更新。最无生命力的哲学是自以为超时代的哲学。

哲学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真正的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始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便抓住时代的脉搏。这是关系判断这种哲学的价值，以及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曾经断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

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认识到哲学的时代性。由于哲学的特点，哲学往往被看成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的王国。这是哲学家的哲学观念同哲学时代特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对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解，不少哲学家总想创立一个以绝对真理为内容的跨越一切时代的哲学体系。历史证明他们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因为这种设想与哲学的时代制约性是不相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